试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黄宗忠

关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问题,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关于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和档案基础机构的世界科技情报系统(UNISIST)大会和政府间会议就认为:“一项世界系统的科技情报服务工作是一项可行的目标,而这项工作又是需要得到国家情报系统的支持,以便建立在政府支持的关于文献、图书馆和档案服务规划的广泛基础之上,而且必须把服务规划设想为‘国家情报系统’(NATIS)。”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1978年开始了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实践,并于1985年11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85年6月,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的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两个一体化”的前景,其中之一是“档案与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为此,本文着重就“一体化”的价值与方法、成因、未来模式以及对策进行探讨。

一、研究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价值与方法

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们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周总理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题词,都已充分地阐述了图书、情报、档案的价值,它们是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四化的条件之一。

正由于图书、情报、档案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因此,今天讨论它们“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把目前分离,而其内容、本质、目的、作用、职能、方法和手段相同的事物组织起来,形成有机整体,实行统筹规划,统一安排,将有利于图书、情报、档案事业的发展;第二,将各自为政、自成系统的图书、情报、档案结成一体,有利于图书、情报、档案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有利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发挥;第三,有利于图书、情报、档案的现代化和网络化建设。总之,把图书、情报、档案组织起来,实现一体化,要比单干好,整体的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

明确了研究、探讨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价值,那么我们当前的研究任务又是什么呢?主要是搞清图书、情报、档案的本质与内在联系,“一体化”的成因,表现形式,发展规律,未来模式,以便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能顺利地实现。

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经过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大面积推行这个过程。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同样要经过理论研究——实践——推广的过程。从我国现状来看,今天

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仍处于理论研究、局部实践阶段。

既然理论研究是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必经阶段之一，那么怎样才能使这项研究取得成效呢？

第一，思维方式要创新。我们办事情不仅要考虑今天，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预测未来要善于在瞬息万变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发现新的苗头。所谓预测，就是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应用科学的方法，对系统(事物)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因此，预测不是凭空想象。科学预测的作用在于：(1) 在制定发展计划或策略时，避免只依靠直观推测；(2) 将必要的情况及时考虑到计划或策略之中去；(3) 事先观察到要达到某一目标将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并寻找对策。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属于预测未来。要科学地、准确地预测未来，图书、情报、档案人员在思维方式上应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创造型的。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是面向过去，即主要凭过去的经验办事；到了工业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变成面向现实，因为工业化加快了社会发展速度，单凭经验无法解决问题；在高度发展的，信息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必须是面向未来。

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就是要面向未来。它要求对过时的现成结论进行大胆改革；要敢于向多种僵化的框框，包括“自我框框”猛击一拳，推动其“变”；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积极开展发散思维、换元思维、转向思维、创优思维等多向思维；要求在思维跨度上加大“前进跨度”、“转换跨度”；要求在思维能力上具备智慧“杂交”能力、思维统摄能力、辩证分析能力等综合思维能力。当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必须以选取和继承前人理论宝库中的精华作为前进的阶梯。离开继承而侈谈创造，是不能在科学真理的大道上前进的。

第二，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整体出发。整体是由互相联系的部分所构成，整体是有序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我们研究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若以系统论为基础，把图书、情报、档案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站在图书、情报、档案的高一层次，就会发现图书、情报、档案具有许多共同因素，它们同属于知识信息系统，知识信息是它们的共同内容，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如果不运用系统方法，不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不从整体出发，而仍人为地把图书、档案、情报三者分离，单个进行研究，“坐井观天”，就难以发现其共同因素和内在联系，也就难于预测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即使看到了某些联系，也只是零星的感性认识。

第三，以微观为依据，从宏观着眼。我们研究一体化的趋势，必须从宏观着眼，以图书、情报、档案的具体内容为依据，才能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发现它们的共同本质和因素，才能形成一体化的概念。

第四，更新观念，由单一的、孤立的、静止的观念，变为联系的、整体的、动态的观念。我国图书、情报、档案工作长期分离、封闭、纵向发展，着重“自我完善”，缺乏横向联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书、情报、档案是各自孤立的、单一的、静止的、互不联系的。这不符合客观实际。要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就必须改变这种观念，树立图书、情报、档案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动态的、发展着的有机整体的观念。

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成因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不是某些人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它的历史的、内在的、社会

的、自身发展需要的各种原因：

1.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世界上许多事物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无限重复的循环：合——分——合，或整体——分流——整体。这是许多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自然科学发展为例，在古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科学知识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囊括于哲学之中，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自然科学的各门具体知识相继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从近代科学进入到现代科学，科学处于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且日趋整体化的阶段，各门学科之间的纵横联系更加紧密，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

社会科学也同样，最初同自然科学跻身于同一科学外壳之中，兼容并储于一体，后来分化，现在又悄悄地重新开始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过程。所谓“一体化”并不是意味着要重新取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从属于它们的各个学科的独立性，重新把它们归并到一个大系统的“科学王国”中去，也不是一方兼并另一方，而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从属于它们的各个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开始实现了更为紧密的、普遍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更高层次的统一性。在发展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只有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体联系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发掘各门科学范围内的有关规律。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想说明几点：一、世界上许多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它始终是一个整体；二、在一个整体中，尽管发生了各种变化，但始终存在联系；三、这种变化和发展绝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重复，而是蕴含着质的变化，新的联系，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统一；四、“合——分——合”是许多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

同许多事物一样，从图书、情报、档案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已经历了“一体”、“分离”，目前正在开始新的“一体化”进程。

图书、情报、档案本是同根生，出于同一体。在古代，图书与档案融为一体，图书馆与档案馆同为一体。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纸张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为信息知识的存贮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图书与档案一体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图书”逐步从档案中分化出来。“档案”专指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并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献材料(包括技术图纸、影片、照片、录音带等)。它着重于原本、原稿等原始记录，而且往往只有一份。分流后的图书，主要是指以文字、图象、公式、声频、视频、代码等手段将信息、知识记录或描述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能起到存贮和传播信息、知识的作用。图书既以档案为源，在档案的基础上发展，但又比档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它超越了原始记录的界限、范围、内容。

情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信息现象，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中的所谓“情报”，是科学知识情报，也就是指含有最新科学知识的信息。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文献量的飞速增长，传统图书馆工作方法适应不了需要，出现了一种专门从事最新科学知识信息传递的职业——情报工作。1830年出现的文摘杂志和以卡片形式发行的工程文献索引，就是科学知识情报工作的开端。图书、文献、档案始终是科学知识情报的主要来源，图书馆、档案馆是科学知识情报的源泉与基础。

图书、情报、档案同于一源，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分流，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

阶段，已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三者之间存在某些差异。总的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这种各自为政的纵向伸展，虽然已形成一个“完美无缺”、“自我满意”的系统，但是由于缺乏横向联系，局限性极大，既束缚了自身的发展，也不能适应未来的需要。这种独自纵向发展，问题是很明显的：〈1〉造成图书、情报、档案资源浪费，不利于资源共享和共同开发；〈2〉各自为政，纵向发展的封闭和半封闭系统，既不能适应用户需要，更不能适应开放社会信息纵横交流的需要；〈3〉图书、情报、档案都属于信息知识，目的相同，作用相同，方法也基本相同，纵向独立发展，必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4〉图书、情报、档案同出一体，本是有机整体，分流以后，各自只顾独立纵向发展，失去了横向上相互联系，在管理上不利于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建立统一的现代化网络。由于上述原因，图书、情报、档案又悄悄地重新开始了“一体化”进程。

2.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

图书、情报、档案本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尽管它们各自在发展中有一些差异，但共同点仍是基本的、主要的：

(1) 内容相同：知识信息是图书、情报、档案的共同内容。它们都是通过一定物质载体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的，都属于知识信息系统，它们的本质是知识信息。档案侧重于原始的知识信息，情报侧重于最新的知识信息，图书既包含有原始的，也有最新的和一般的知识信息，但三者都是知识信息，是知识信息系统的不同层次。知识信息是三者的本质，相互联系的纽带，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

(2) 载体材料相同：图书、情报、档案均属于人类体外的知识信息库。知识信息必然依赖于物质载体才能存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信息一方面存储于人脑的记忆中，但人脑记忆存储毕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存储于人类创造的体外信息库中，这是一个无限的存储记忆装置，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将知识信息存储于纸、胶片、磁带等物质载体，而这些材料正是图书、情报、档案共同的物质载体。

(3) 目的和作用相同：图书、情报、档案作为人类体外知识信息库，其目的和作用基本相同的：一存储人类文化知识，保证一代代继承和传递下去；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在同代人之间横向交流；三为当代社会的生产、政治、科学研究传递和提供科学信息，促进社会的发展。由于其目的和作用基本相同，因此在同一时代就有进行联系、合作、协调的必要，以保证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

(4) 职能相同：由于图书、情报、档案的本质相同，目的作用也基本一致，因此，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的职能是相同的。作为人类体外知识信息库，它同任何独立事物一样，若要独立发展，就必须进行输入——存储——输出的循环，没有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就不能保持动态体内的平衡，就不能使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得到正常发展。因此知识信息的输入、存储、输出是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的共同职能，它们不同的只是输入、存储、输出时的品种、数量、质量相异，输出时的服务对象不同而已。

(5) 基本方法相同：由于其基本职能相同，所以技术方法和工作流程也差不多，我们分析一下输入、存储、输出三个基本环节就清楚了：①输入——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对知识信息载体进行搜集、验收、登记；②存储——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都要对搜集到的各种知识信息载体进行登记、分类、编目、典藏，对已入藏的信息知识载体进行清点、统计、保管、控制、选择、转化；③输出——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都要对图书文献进行流通、阅览、参考咨询、检索和情报服务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是各自的侧重

点不同而已。

<6>现代化手段相同: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由于图书、情报、档案的本质、目的、作用、职能、工作流程是相同的,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采用的设备、手段基本相同。主要是四个方面。一采用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工作自动化;二采用光学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存贮、传递缩小化;三采用声象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视听化;四采用现代通讯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传递网络化。

由于图书、情报、档案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就为其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物质基础。

3.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社会读者的需要

随着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发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向整体化发展。所以,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图书、情报、档案整体化。各自为政,纵向发展的图书、情报、档案体系已不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研究,对图书、情报、档案资料的需求是整体的,既要求有原始的档案资料,又要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依据、数据、参考资料,还要求提供最新的科学信息;既要求全面系统,又要求精、准、快,手续方便。目前,我国图书、情报、档案的分散、各自为政、封闭守旧的观念和作法,已经不适应需要了。它的弊端在于:(1)不利于图书、情报、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充分利用;(2)浪费读者时间,影响生产与科研的发展。一个项目的资料需要多处寻觅,查找资料占去了整个科研项目时间的大部分;(3)影响、限制、束缚了图书、情报、档案自身的发展。一事物只有自身的延伸,没有横向联系、扩展,其发展都是有限的,很难获得新的养分。

4.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由于整体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总和的要求

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由于整体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就应十分重视整体功能。

生物学家、哲学家、普通系统论的创始人路德维格·贝塔朗非发现了一著名定律:整体(系统)的属性与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小系统)的总和,即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键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

贝塔朗非这一定律是说明系统(整体)功能并不就是各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总和,而是通过系统自身广义的内聚力即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得到充分的显示。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系统各个部分(子系统)有着自己的功能,这些功能是整个系统功能的基础,但作为系统整体所显示的功能又超出或高于各个子系统的功能之和。这也是系统内聚力作用的结果。

图书、情报、档案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有着自己独立功能,但这三个系统的功能简单相加的总和,不等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功能,而且肯定小于“一体化”整体的功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图书、情报、档案融为一体之后,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横向联系和协作,可使图书、情报、档案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事物只有在联系中才能发展,在发展中加强联系。

既然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效果更佳,价值更大,我们就应促进“一体化”的发展,这是每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持的态度。

三、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未来模式

由于图书、情报、档案的历史原因,本质的内在联系,社会的需要,整体化的优越性,

所以图书、情报、档案正在向一体化的方向逐渐演变，这种演变虽然不是突变性的，但其进程仍是可观的。

就目前世界图书、情报、档案的现状来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明显的，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情况是历史的原因，即图书与档案分流时，有一部分档案未完全独立，仍保留在图书馆，但更多的是经过分流之后，进行新的结合，有新的发展，并有新的内容。例如美国总统图书馆，从1938年在纽约海德公园建立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开始，已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胡佛、肯尼迪、约翰逊、福特、卡特等八个总统图书馆建成，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正在兴建中。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图书馆法案，使这种做法合法化。总统图书馆共有196,300,000页档案文件，189,000册图书，还有大量的声相档案与图书，有15,000多件文件。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出，美国总统图书馆是“多位一体”的图书馆。它不仅仅是图书馆，更重要的是档案馆，也是博物馆、纪念馆，同时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的情报研究机构。

分析世界图书、情报、档案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也就是“三位一体”的实体。许多国家都存在着这种发展趋势，但目前还只是局部的。澳大利亚在1961年以前没有独立的档案机构，无论是各州的档案或联邦政府的档案，都存在图书馆里。他们认为，档案馆附设在图书馆内比单独活动要节省些。1961年，国立图书馆法开始生效，档案部从国立图书馆中分离出去，但仍有许多人认为，档案馆与图书馆合作比分离益处大。因此，目前澳大利亚仍有许多图书馆既是档案馆，又是情报研究机构，在哪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实体大量存在。

从一个国家的不同层次来看，各个层次的图书、情报、档案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体化。特别是国家图书馆，有的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是合二为一的，如玻利维亚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的国家档案图书馆、摩洛哥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巴拉圭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有些国家虽然同时设有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情报中心，但是国家图书馆仍是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实体。如美国国会图书馆，1983年拥有馆藏8,079万统计单位，其中图书2,000万册，手稿达3,300万份，包括了23位美国总统的手稿，科技报告129万件，还有大量的声相资料、缩微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设有“国会服务研究部”，从事情报研究与传递，聘有各方面专家、顾问850多人，每年为国会议员提供情报服务，解答咨询达30万件。

从中间层次来看，有些国家的州或省也是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化。在州或省立图书馆设立档案部，并为州或省政府提供情报服务。图书、情报、档案三项任务均由州或省立图书馆承担。

第二种类型：图书、情报、档案三者相互交叉，但各有所侧重。这种形式比较普遍。其交叉方式：①图书与情报结合一体，这在美国、英国是普遍的，我国也已开始实践；②图书与档案结合在一起。其中有的以档案为主，即档案馆内收藏图书；有的以图书为主，即图书馆内收藏档案。如1971年，日本参、众两院通过的《日本国家档案馆法》规定，国家档案馆的任务是：保管国家行政及有关方面的档案并提供阅览和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也负责管理总理府的文献图书。馆长之下设档案科和内阁文库。内阁文库虽然作为馆的一个科，但具有图书馆的性质。图书、情报、档案的这种交叉，有的是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更多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有意识地作出这种变革的。日本规定国家档案馆收藏档案与图书，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动向。

第三种类型：图书、情报、档案分立，自成体系，各自缺乏横向联系，在收藏、服务方面虽有交叉，也是由于图书、情报、档案的内在本质联系。

通过对世界图书、情报、档案现状的分析，我们可悟出一个道理：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未来模式是什么呢？

未来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不管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已经独立的图书、情报、档案机构都归并到三位一体的实体，更不是回到古代大统一的图书档案馆去。所谓三位一体的“一体化”是指全国或地区整体而言的，而且首先在低级层次中普及，更重要的是改变封闭、孤立的体系，加强横向联系和相互渗透，开展协作与协调，组成全国统一的网络。这样说不是保持不变，而是要从实际出发，讲究效果，要有灵活性，不要绝对化。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从总体来探讨一下未来“一体化”的模式类型：

1. 从上至下建立一个完整的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体系。这种体系，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也是情报研究机构。它既收藏图书、档案，又提供情报信息。

2. 从宏观上实现图书、情报、档案的一体化，微观上仍保持图书、情报、档案的分立体制。通过图书、情报、档案的横向联系和协作，从宏观上形成统一的整体。这种一体化，必须有统一的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制定统一的整体目标，工作流程必须实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3. 多种形式并存，由专门机构进行全面协调。所谓多种形式，就是既有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实体，也有图书与档案，或图书与情报的相互结合，侧重于某一方面的；还有单独从事图书或档案活动的机构。多种形式并存，由专门机构进行整体的协调，不仅是一种过渡形式，而且也是一种未来模式。

上述三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应该强调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指整体而言，整体就是全国或地区，整体的关键和核心又在于加强三者的横向联系和协作，建立统一的网络，实现统一目标。我们对实行三位一体的态度是：既要积极地去发展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实体，又不要过多地去追求建立多少个实体。即使全国从上至下都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实体，而相互间不进行联系和协作，不建立统一网络，仍各自为政，也不能充分发挥整体功能的作用。那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四、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对策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指整体而言，重点是改变封闭式结构，加强横向联系和协作，组织统一网络，实现统一目标。要达到这一目的，应有哪些对策呢？

1. 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图书、情报、档案界对“一体化”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是实现“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思想认识上不统一，必然影响其实践推进速度。当然，“一体化”是图书、情报、档案必由之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迟早要实现的。但毕竟有一个“迟”、“早”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广泛、深入地宣传，要消除思想阻碍，组织一些学术研究与讨论，让人们的认识逐步统一起来。

2. 运用“一体化”的决策方法。所谓一体化决策，就是我们在制定图书、情报、档案长远发展规划时，运用系统论的思想，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整体出发，在作出各项决策时，既考虑图书、情报、档案各部分的因素，又考虑到三者之间的横向联系。“一体化”决策就是系统型的决策，它比直线型、分散型决策考虑问题细致、缜密得多。

3. 培养“一体化”的通才型人才。图书、情报、档案人才的培养，经历了“全才型——专才型——通才型”三个阶段：在开始时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在极狭窄的范围内通晓全部科学知识，

后来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情报、档案专门化知识的单一型人才，今天向一专多能通才发展。这种人才必然比现在图书、情报、档案分开纵向培养的要求高。他们在宏观上能驾驭图书、情报、档案，在微观上能精通图书、情报、档案的业务工作，在整体上能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为了培养这种通才，必须及早着手于对现在的图书、情报、档案教学体制进行改革，打通图书、情报、档案横向联系的通道，实行“一体化”教学。图书、情报、档案学教学有共同的基础与内容，只要我们认真去抓，改革是能实现的，通才是能造就的。

4. 统一图书、情报、档案的分类、著录、标引和检索，实行图书、情报、档案工作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图书、情报、档案同属于知识信息，其物质载体都是纸张、胶卷、胶片、磁带、光盘等，在管理方法上都有分类、著录、标引、检索等环节，因此，在管理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法上并不统一。这不仅碍于图书、情报、档案资源的开发，而且碍于图书、情报、档案手段的现代化。既然本质相同，原则一致，其方法也可以统一，例如用共同的分类表、著录编目条例、主题词表和比较一致的字母排检方法。在这方面，图书情报界已先走一步，共同编制和使用《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和《汉语主题词表》以及《文献著录条例》等。我们觉得档案界也可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这不仅是技术方法上的引进，而且是尽可能走向一致，这有利于加快“一体化”的进程。

5. 建立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现代网络。由于管理对象、服务目的的一致，因此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也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在图书、情报、档案工作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基础上，建立全国“三位一体”的现代网络，这是实现“一体化”的关键性步骤。

6. 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协调机构，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统一协调图书、情报、档案的“一体化”。“一体化”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其发展速度，取决于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建议在国务院领导下，设立全国图书、情报、档案的协调机构，统筹安排“一体化”，加速“一体化”。

以上几点，是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必不可少的措施和步骤。

(上接第 111 页)

由此可见，创作从生活出发，必须具体体现于从自我出发之中，抛弃从自我出发的所谓从生活出发，最终往往是难以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当然，从自我出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坚持从生活出发，如果离开了这一贯彻创作始终的原则，那么所谓从自我出发，也就变成从主观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了。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3 页。

② 《风格应该多样化》，1977 年 11 月 12 日《光明日报》。

③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第 25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8 页。

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75—76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86、514—515 页。

⑧ 高晓声：《且说陈奂生》。

⑨ 参见《主体——客体》第 261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